

谁说爱情片只属于年轻人？端午节好片《我爱你》诞生记

影视剧里老年爱情，画风多半是慈祥的、端庄的、内敛的，被美其名曰“黄昏恋”。不然就会像惦念蔡根花的苏大强一样，成为被子女反对、被观众调侃的对象。极少有创作者会真正把老年群体作为镜头中的主角，去正视他们的精神需求，去描写他们如何寻找爱情。

谁说心动和炽烈只能属于年轻人？变老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为什么会成为电影选题里一个常年被忽视的角落？

端午档电影《我爱你！》就是一部讲述两对老人的爱情故事的电影，曾经执导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、监制《人生大事》的导演韩延在这部新作中进一步传达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，倪大红、惠英红、梁家辉、叶童四位实力派戏骨的表演也情真意切，感人至极。

当然，这个题材放在本就热度有限的电影市场上注定是冒险的，即便《我爱你！》在电影节和点映中获得了不俗的口碑。韩延究竟为何想拍这样一部电影？为什么一部以四名老人为主角的电影非但没有暮气沉沉，反而看完会让人心中充满力量？日前娱理工作室与导演进行了对话，且听他怎么说。

疫情之后，韩延的创作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
他开始喜欢跟身边人聊天，聊生活中的家长里短，聊他们的欢喜和烦恼。他关注了一堆草根视频博主，看他们在各自的地方每天都是怎么生活的。

他已经执导了三部关注死亡的电影，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我们一起摇太阳》，还有一部监制的《人生大事》。从《我爱你！》起，他在考虑拓展出一个新的“暮年三部曲”。

韩延其实完全有资源和能力，去拍一些题材更商业、更娱乐的作品，像《动物世界》那样。但这位尚且很年轻的导演，怎么就一头扎进这些别人避之不及的题材里了呢？

韩延认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“我好像硬生生把死亡题材做成了一种赛道，做成了一种‘类型’。有人会觉得我是在自我重复，或者是躲在舒适区里偷懒，但我想说我待的地儿也并不舒适，它不是我的舒适区。我反而觉得你让我现在去拍其他题材，我会更舒适，因为其他题材我不熟，我可以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探索，但这里不可以。”

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，导演韩延与主演倪大红、惠英红、梁家辉、叶童

“其实每次我做跟生命相关题材的剧本，我都深刻地感觉自己处于一种极其焦虑和不舒服的状态里。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深耕是不容易的，自己卷自己才是最痛苦、最焦虑的一件事。

拍《摇太阳》的时候，我一度想好了我下一部要去拍类型片，题材我都选好了，剧本都已经做完一半了。但是我问了一下我自己，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？是因为我想证明我可以拍其他题材，而不是我真正想拍，所以后来我放弃了那个项目。

从我个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来讲，我觉得拍现在这些题材是有意义的。每当我想停下来的时候，我都会碰到一些被我的电影打动过、帮助过的人，我不只是在为我自己拍电影。

可能因为我已经进入了拍生命边缘题材这样一个领域，无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机缘巧合，我能接收到比其他导演更多一些的素材或是信号。如果我摒弃了这些，只为了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导演想追求艺术的‘心魔’去拍一些别的东西，我会觉得那样很自私。疫情之后我思考了很多，我自己的那点清高跟别人的悲欢离合比起来轻如鸿毛。

我觉得我花了十年时间，把自己那颗随时想起来装X的心给抚平了”，韩延说。这两年找他拍各种类型片的人也不少，他都没有接。

如果马后炮地来看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《人生大事》的市场成绩，会觉得韩延找到了某种“票房密码”。但其实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难，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上映前就有影院经理疑惑，真的会有人想看片名这么不吉利的电影吗？

“我从开始拍《滚蛋吧！肿瘤君》，就有人问我你觉得这片子能过亿吗，当年票房过亿是很难的一件事，我说我拍这种题材，我还想它过亿，我疯了吗？这次拍老年题材也是，我对市场其实不太有概念，它并不是我在创作时要考虑的东西。”韩延说。

《我爱你！》有原著，是韩国知名漫画家姜草的漫画作品。韩延看了别人推荐给他的这部漫画之后，觉得里面有很多可以跟他想表达的情感相结合的东西，于是决定借用这个“壳”，去装载多年来他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人物状态、情感和他心里流淌过的一些感触。

比如片中那个一代戏曲名伶的故事，就脱胎于韩延大学时拍过的一个纪录短片。原型人物是一名芭蕾舞演员，家里到处都是散养的鸟，因为一些原因，她只跟动物说话，家里墙上还挂着跟周总理的合影。这个人物形象深深烙印在韩延脑海里，他一直想拍一部跟她有关的电影。

“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借一个壳，纵使我有过比较成熟的作品，我如果直接说我想拍一个老年题材的电影，可能也未必有人敢做。就像如果我不进来，《人生大事》可能200万就拍了。每当我们想尝试一个新的题材时，能找到什么抓手，我们都会尽量去抓一



下，这样的话从资金到演员，大家都能够轻松一点。

《我爱你！》也是，如果花一两千拍，它就达不到我想要的风格和结果，那拍出来的意义就不大，就把我内心想了很多年的一些东西浪费掉了。”

如果看过原著漫画和韩版电影，就会发现韩延的故事基调跟它们有非常大的不同。

韩延笔下的人物更加真实、接地气，更符合当下生活中的老人心态，他们有现实稳重的一面，也有年轻赶时髦的一面。作为电影剧本来说，戏剧冲突也明显加强。常为戒（倪大红）和李慧如（惠英红）在生活琐事的冲突里不打不相识，也在充满着“过来人”的复杂情绪下试着迈出了走近彼此的一步。

韩延找过很多编剧来写，他都不是很认可——每个人写出来的老者形象都是步履蹒跚、背影落寞、慢吞吞的，好像老年人就应该那样，但韩延认为这是一种刻板印象。

而最终呈现在《我爱你！》中的人物形象是生动鲜活的，倪大红演的常为戒是一个懂很多网络用语、帮孙女拍短视频的新潮爷爷，其他老人也有天真、孩子气的时刻。

“今天中国的很多老年人都活得很潇洒，很自我。有的要在家里帮子女带孩子，辅导功课，精神压力可能比上班的时候都高。老年人为什么不能有戏剧性呢？老年人的爱情不可以有戏剧冲突吗？我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去创作。”

我拍《滚蛋吧，肿瘤君》和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的时候看过大量资料，而且我跟主角的年龄相近，或者是从那个年龄过来的，我更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。

但拍《我爱你！》的确很难，比如我问我妈妈一些问题，她在回答的时候，她的身份是我的母亲，不是一个纯粹的老年人。我希望能够拍出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真

正面对自己时的那种状态，而不是一个社会身份，不是母亲，不是奶奶，不是姥姥。

我其实很恐惧变老，我最怕的是尽管我的身体很健康，但我的心不再打开了。所以拍这部电影的过程就像是在解一个方程式一样，我是在提前解自己的这个心结。可能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，但是没关系，这就是我在在这个阶段的思考。”

拍《我爱你！》，韩延得到了很多神奇力量的帮助。

比如在构思剧本期间，他带儿子去广州玩了一趟。儿子执意要坐摩天轮，不巧赶上广州塔摩天轮维修，他们就搜到了广州动物园旁边的一个20多米高的小摩天轮。

“我一进去就觉得是上天安排我来到这里，我看到了猴山、大象那些场景，看到游乐场的一名老维修工人，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坐在碰碰车里，被年轻人撞来撞去的老太太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常为戒和李慧如。”

拍《我爱你！》，韩延得到了很多神奇力量的帮助。

比如在构思剧本期间，他带儿子去广州玩了一趟。儿子执意要坐摩天轮，不巧赶上广州塔摩天轮维修，他们就搜到了广州动物园旁边的一个20多米高的小摩天轮。

“我一进去就觉得是上天安排我来到这里，我看到了猴山、大象那些场景，看到游乐场的一名老维修工人，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坐在碰碰车里，被年轻人撞来撞去的老太太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常为戒和李慧如。”

比如当老常和慧如终于决定放下芥蒂和顾虑、为自己活一次的时候，在一组快切镜头中，他们也变得像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，充满对未来的向往。老常替老友谢定山教育“不孝子女”、大闹寿宴一场戏，也拍得酣畅淋漓，替一部分观众狠狠出了一口气。

但韩延会谨慎地把握这其中

的度，让观众自行寻找戏剧和现实之间的那个平衡点。

“第一次看常为戒和李慧如相处的那一段的调色，调色师把色调调得特别暖，特别唯美，我说我不要这么唯美，你还是拉回来。”

我可以把他们的爱情拍得很阳光，很明媚，我一度也要被带着走了，但一想到他们最甜的时刻是满大街捡年轻人喝剩的瓶子，我就觉得挺不是滋味的。他们还是没法像年轻人一样，肆无忌惮地一头扎进爱情里面，这是老年人情感里的特殊之处。”

“我和谢定山的儿女一样，没有自觉是不孝顺的人。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跟老谢家吃饭的情景类似，我不得不接工作电话，吃着吃着就到儿子上网课的时间了。”

我们内心里总会觉得自己已经算同龄人里对父母关爱非常多的了，但其实还远远不够，就像我们会‘意念回信息’一样，只是意念性地尽了孝心。但在那个时候我没办法不接同事的电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罗生门的一件事，我没有解决方法，就只能把结果展示出来。

我觉得常为戒的鞭子打在了宴席每个人的内心里，其实每一鞭也打在了我身上。”

韩延自嘲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在《我爱你！》最后却给出一个童话般美好的结局，何解？

“如果有人仔细观察的话，可能发现那个房子是没有通电的。我修掉了电线杆，修掉了火车铁轨，让它看起来是一种不受任何城市文明干扰的、郁郁葱葱的田园乡村生活。”

那是我心里的一个画面，可能正因为我太悲观，我需要这种结尾治愈，我需要用温暖围绕。我有我想表达的东西，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详细聊聊这件事。目前我尽量不想打扰观众，电影是服务大众的，观众看到什么就是什么。”韩延说。

周杰伦大女儿被曝将就读澳洲名校 每年学费超20万

6月26日，据台媒报道，43岁天王周杰伦和小他14岁昆凌2014年登记结婚，婚后两人育有2女1子，大女儿Hathaway如今已经7岁，外界好奇天王对孩子的教育计划，据悉，Hathaway暑假后将正式入学位于布里斯本的Ipswich Girls' Grammar School伊普斯维奇女子文法学校，据悉，该校一年学费大约需要新台币百万元(100万元新台币约合23.2万元人民币)。

周杰伦和昆凌夫妻育有7岁女儿Hathaway、5岁儿子Romeo，和今年5月才出生的小女儿Jacinda。过去谈到教育问题，狮子座的昆凌自认是讲道理，但有点啰嗦爱碎念的妈妈，在乎孩子的细节教育和日常行程，才29岁的她也强调不走威权教育，不会认为孩子生来就应该“听父母的”，“我的教育Tips是‘讲道理’，倾听他们，然后再沟通出一个我

们都能接受的办法”。

据报道，周杰伦决定将快满8岁的女儿Hathaway，送去布里斯本的Ipswich Girls' Grammar School伊普斯维奇女子文法学校(简称IGGS)，就读其小学部(IJGS)，目前已经办好入学手续。据了解，Ipswich Girls' Grammar School创立于1892年，旨在为女性提供高素质教育，为进修高等教育铺路。学校距离市中心约一小时车

程，采用小班制，确保每个学生能够更多参与其中，得到更多关注和照顾。早前，媒体甚至传出周杰伦已在澳洲置产，似乎为了小孩就学准备。

当了父亲的人，多少都变得有点“佛系”。自从女儿小周周诞生，周杰伦的偶像包袱都轻了许多，从原来酷劲十足的天王歌手到一个憨萌的奶爸，甚至连身材都可以不太care了，画风的转变实在太

自从有了女儿，周董就主动减少了自己的工作量，把时间用来陪伴女儿。喂奶、哄睡、换尿布，事事亲力亲为。女儿出生后的第一个新年，周董就停掉了工作，带着昆凌和女儿到澳洲，和昆凌的父母共度新年。女儿的第一个生日，周杰伦的“地表最强”演唱会在北京开唱，他特意在演唱会上弹唱了写给女儿的歌《前世情人》，父爱满满。